

# 志賀直哉小說集

适夷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志賀直哉小說集

樓適夷等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153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3 插頁2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0000

定價(6)0.80元

## 前 記

志賀直哉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日本宮城縣石卷町，祖父是明治時代的政治活動家。他在年輕時代曾經崇信基督教，後來思想轉變，放棄了宗教信仰，投身於文學事業。他是日本現存的一位老作家；也是日本近代文學中一個重要流派——白樺派的主要作家。白樺派是以一九一〇年創刊的文學藝術雜誌“白樺”為中心的當時的一批青年作家，他們不滿流行於當時文壇的自然主義與唯美主義的風氣，开辟了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文學的獨自的道路，為後來日本文學的發展留下深遠的影響；志賀與已故的有島武郎對後一代的日本新文學的成長，尤有重大的貢獻。

志賀的作品充滿着真誠、純朴、堅強的自信 and 對庸俗、虛偽的社會風習的強烈的不妥協的精神以及清新、寧靜的藝術的境界。雖然他的作品的世界大部分局限於作者自己所生活的一片狹小的天地中，但在他許多小說當中，如“和解”、“一個人”，如“到網走去”、“清兵衛與葫蘆”、“學徒的菩薩”、“流行性感冒”，如“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事”、“灰色的月亮”中，我們仍然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反封建主義、熱愛人民和強烈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以及作者的忠實於現實主義的精神。

由於作者的生活的與階級的局限性，使他不能突破自己所創

造的感性的精神世界，但联系着作者对社会事务的关心与政治与文学上的坚贞再回头來看他的作品，是更能够增進我們对它的理解的。)作者在很早的时代就对当时的足尾礦工的中毒事件，寄与了深切的关怀；在战前，与杰出的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交往，以及小林被法西斯当局虐殺以后，作者以对其家屬的温暖的同情所表示的沉黙的抗議；在日本帝國主义進行侵略战争时期，当很多日本文学者被强制地或無耻地为法西斯軍閥服务的时候，作者始終保持其不合作的精神；在日本帝國主义崩潰以后，作者首先对進步作家所組織的新日本文学会，作为贊助人而予以支持；特别是对美帝國主义与日本反动政府誣陷二十位共產党員与愛國工人而構成的所謂“松川事件”提出了憤怒的抗議；他又拒絕为反动的刊物寫稿，都明白地表现了这位作家与自己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精神的联系，而日本廣大人民群眾四十多年來这样热烈、普遍地喜爱与尊敬这位作家，以及最近日本共產党的文藝理論家宮本顯治提出重新估价志賀直哉的要求，也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这个集子收集他的十二个短篇与兩個中篇，大致包括了作者从初期到最近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短篇重要作品的一部分，其中有几篇已在解放前曾經收在别的集子里出版过，但都重新譯过或作了較大的修訂，包括謝六逸先生的遺譯在內。“到網走去”、“赤西颯太”、“和解”、“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事”、“灰色的月亮”則都是最近的新譯。

譯者 1956,4,20,北京。

## 目 次

|                |              |
|----------------|--------------|
| 前記.....        | ( 1 )        |
| ✓ 到網走去.....    | 樓適夷譯 ( 1 )   |
| ✓ 老人.....      | 樓適夷譯 ( 9 )   |
| 正義派.....       | 樓適夷譯 ( 13 )  |
| 清兵衛与葫蘆.....    | 樓適夷譯 ( 20 )  |
| 佐佐木的遭遇.....    | 樓適夷譯 ( 25 )  |
| ✓ 赤西蠣太.....    | 樓適夷譯 ( 36 )  |
| ✓ 和解.....      | 張少麟譯 ( 52 )  |
| 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 | 樓適夷譯 ( 122 ) |
| 流行性感冒.....     | 侍珩譯 ( 129 )  |
| 学徒的菩薩.....     | 樓適夷譯 ( 148 ) |
| 一个人.....       | 謝六逸譯 ( 158 ) |
| ✓ 篝火.....      | 樓適夷譯 ( 231 ) |
| ✓ 眞鶴.....      | 樓適夷譯 ( 242 ) |
| ✓ 灰色的月亮.....   | 樓適夷譯 ( 247 ) |

## 去網到

我給宇都宮的朋友去了一封信說：“等我去日光回來，一定順道來府上打擾。”回信說：“請你來約我吧，我也想去呢。”

這是八月里天氣很熱的時候，我特地揀了下午四點二十分的火車，決定上朋友那兒去。這是去青森的火車，我到上野車站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圍在剪票處的門口，我也就擠進他們的隊里。

鈴響了，剪票處的門打開來，大伙兒一下子哄起來。軋鉗聲接連地響着。有的手提行李給檢票門的木柵扣住了，咧着嘴使勁扯，有的從行列里擠了出來，還使勁想擠進去，別人却不讓他進來，照例是亂做一團。警察用厭惡的眼光在剪票員身後對一個一個的旅客瞅看。好容易過了這道關口的人，就在月台上急步地跑，也不管站務員連連叫喊：“前邊空着，前邊空着”，還是爭先恐後地想上最近的車廂。我準備上最前邊的車廂，便急着往前跑。

前邊的車廂照例是空的。我走進最前面一節車廂的後邊的一個車座里。那些擠不上後面車廂的人，緊跟着也趕到這里來了，但也只坐滿了七成的樣子。快到開車的時刻，只聽見遠近關閉車門和掛上鐵鈎的聲音，我坐的一節車廂邊，一個帽子上釘着紅條的站務員正打算關上車門，忽然舉起了胳膊叫道：

“請到這邊來，請到這邊來，”他開着車門等候着。這其間，

一个二十六七歲臉色白淨頭髮稀薄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手里攙着一个走上車來，火車便立刻開動了。

女人在我對面當西曬的窗邊坐下了，除了那里也沒有別的空位了。

“媽，讓我坐！”七歲模樣的男孩子皺着眉頭說。

“這里太熱呢，”母親一邊將背上的嬰兒放下來，一邊低低地說。

“熱也不要緊！”

“坐在太陽底下，你的頭又要痛啦。”

“不要緊就不要緊……”孩子臉色陰沉地盯着母親。

“瀧呀，”母親把臉湊近他輕輕地說。“這回咱們上好遠好遠的地方去，半路里你的頭再痛起來媽媽就要急得哭了。乖孩子，听媽的話，等會兒沒有太陽的窗邊空出來，你就可以移到那里去，懂么？”

“頭不會痛的，”孩子還是在那兒鬧彊扭。母親臉上現出悲傷的神氣說：

“真彊扭呀！”

我突然插進去說：

“請到這邊來吧，”在窗邊讓出一尺來空位，“這兒太陽晒不着。”

孩子用嫌厭的眼色望了望我，我看到這是一個臉色很不好看，頭頂角向兩邊張開的怪孩子，覺得不大愉快，孩子的耳朵和鼻孔里都塞着藥棉。

“啊，真對不起，”女人悲傷的臉上現出笑影。“瀧呀，謝謝這位伯伯，就坐在那地方吧。”她用手推着孩子的背脊，叫他到我這邊來。

“請過來吧！”我攙起男孩的手，讓他坐在我的身邊。男孩不

断地用奇怪的眼色望着我的臉，过了一会，便渐渐專心去看窗外的景色了。

“你光往那一边看，要不，煤灰会吹進你的眼睛里來的。”我这样对他說的时候，孩子也沒有答理我。一会儿，火車到了浦和，坐在我对面的兩位客人在这里下車了，女人便帶着行李搬到这边來。說是行李，也不过是女人使的布手袋和一个包袱罢了。

“瀧呀，到这边來吧，謝謝您。”女的說着，向我行了一个礼。她身子一动，背上睡着的嬰兒醒了，便啼哭起來。

“不哭，不哭，”母親把嬰兒放在膝上搖着，哄弄着說。“吃奶吧，吃奶吧？”嬰兒却偏着身子哭得更厉害了。“好宝宝，不哭，不哭，”母親还只是这样說着，后来又說：“吃吃吧，給你！”一只手从布手袋里掏出一塊餡餚給了嬰兒，嬰兒还尽是哭个不停。

“媽，我吶！”旁边那男孩很不滿意地說了。

“你自己拿着吃吧。”母親說着，解开胸怀給嬰兒吃奶，又从腰帶中掏出一塊不很干淨的綢帕，圍在自己領下，拉下边兒盖住了解开的胸脯。

男孩伸手在布袋里摸了一会，搖搖頭說：“不，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是什么呢？”

“圓球兒的。”

“沒有圓球兒的，沒有帶那样的來。”

“不！不是圓球兒的不行！”孩子使着鼻音說。

“下面还有水果糖，你吃水果糖吧，乖孩子，水果糖多甜呀。”

男孩不大願意地点点头，母親又用一只手拿出糖來，放了四顆在孩子的手里。

“还要！”男孩說，母親又給添了兩顆。

嬰兒吃飽了奶，便拿起从母親头上落下來的蜜蜡櫛子玩兒。



玩了一会，便送進嘴里去。

“不行不行，”母親按住她的小手，嬰兒張大了嘴，將臉湊過去，下頰的牙床上，露出兩顆小小的白牙。

“吃吃，吃吃，”母親揀起落在膝上的餑餑，送到她的面前。她正在呀呀地叫着，这才不作声了，瞪着小眼珠瞅了一会，便把榆子扔了，拿起餑餑，連小拳头一起往嘴里送去，口角上接連地流出了涎。

女人將嬰兒橫倒了，用手摸一摸填在屁股上的尿布，尿布似乎已經湿了。

“換一塊結子吧。”她自言自語地說着，又对男孩子說：“瀧呀，你讓一讓，我給宝宝換結子。”

“真麻煩……媽媽，”男孩不大高兴地站起來。

“到这兒來坐吧！”我把他以前坐过的地方讓出來。

“对不起，性子就那么彀扭，真要命。”女人寂寞地笑了一笑。

“大概是耳朵、鼻子有病的緣故吧。”

“真对不起，”女人轉過身去，从包袱里拿出干尿布和包湿尿布的油紙，一边說：

“也許是这个緣故。”

“是什么时候得的毛病呢？”

“出生就是这样的，大夫說，是因为他爸爸酒喝得太多的緣故。鼻子耳朵倒还罢了，可是头腦也不大好，我想也是这个緣故吧。”

在座席上仰躺着的嬰兒，毫無目的地注視着什么，搖动着兩手，呀呀的叫喚。一会儿，換好了尿布，把湿的收拾好，母親抱起嬰兒說：

“謝謝您……瀧呀，上这边來。”

“沒有关系，就坐在这边吧。”我說。男孩却默默地站起來，

坐到对面去，立刻靠着窗子往外边望。

“啊，对不起……”女人抱歉地道謝。

过了一会，我問：

“上哪里去呀？”

“北海道，叫網走的，是一个很远很不便的地方。”

“網走的什么地方？”

“听說是叫做北見的。”

“可不得了呀，至少也得走五天吧。”

“听說路上一点不耽擱，也得走七天呢。”

火車剛过了間間田車站，从路边的森林里發出來的蟬声，仿佛追着火車叫喊。太陽下去了，坐在西边窗下的乘客都打开了遮陽窗，凉風便吹進來了。剛才抱在母親怀里睡着了的嬰兒，头上寸把長的胎髮，在風中輕輕顫动。嬰兒微微張开的口边，有兩三个蒼蠅很惹厭地來回飛舞。母親一边凝然地想着什么，一边用手里的網帕赶着蒼蠅。过了一会，女人收拾了一下行李，放下嬰兒，从布手袋里拿出几張明信片和一枝鉛筆，寫起信來，但是她的筆很迟鈍。

“媽，”小孩看厭了外景，眼睛想打瞌睡似的說。

“什么？”

“还很远么？”

“还很远呀，你困了么，就靠着媽媽睡吧。”

“不困。”

“那你拿些画本瞅瞅吧。”

孩子默默地点点头，母親从包袱里拿出四五册画本子給他，里面也有旧的什么“潑克”<sup>①</sup>之类。孩子很安靜地把書一册一册翻

① 东京出版的一种滑稽画报。

看起來。這時候，我忽然注意到身子向后靠着，俯視着看書的孩子的眼睛，和同樣俯視着寫信片的母親的眼睛完全一樣。

我每次睜見被父母攜帶着的孩子——譬如在電車上坐在對面——的時候，常常覺得驚異，往往兩個全不相像的男女，在外貌上所顯出的個性，會在一個小孩的臉上，身上，非常自然地調和起來，變成一個。先把母親和孩子來對比，覺得很像，再把父親和孩子來比較，還是覺得很像，最後把父親跟母親來比較，就沒有有一點相像的地方，這真是叫人很難理解的事。

現在想起，我不禁想像這位母親所生的孩子，他的父親會是怎樣的人呢？而且也不由地想像這個人現在的命運。

從這奇怪的聯想，我立刻能夠想像出這位女人的丈夫的容貌和神情。在我從前住過的一所学校里，有一個姓曲木的公卿貴族，年級跟我相去不遠，年紀比我大概大五、六歲。那時我便想起了這個人。他也是一個愛喝酒的，喝醉了酒便吹牛，老鷹鼻子的臉發着青色，大個子，一點也不用功，接連留了兩三次級，終于自己退學走了。日俄戰爭之後，我偶然在什麼報紙上看見他的名字，上邊署着的頭銜是上州制麻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以後怎樣，就不知道了。

我忽然想起這個人，就想到她的丈夫可不就是這樣的人么。可是那人雖然愛吹牛，性子却不十分驚扭，有一點快活而輕浮的地方。當然那種性格的人，常常是沒有准的，無論多快活，要是接連碰上壞運氣，也會變成驚扭和陰沉，住在骯髒不堪的家里，老跟懦弱的妻子發脾氣，借此發散自己的郁悶。

這孩子的父親，可不就是這樣的人么。

這女人穿一件舊的縐綢的單袍，系着茄花色的帶子，使我能夠想像在她結婚以前，和剛結婚時的那種嬌貴的气派，甚至也能夠想像她後來的辛苦的情景。

火車過了小山，過了小金井和石橋，往前開去，窗外漸漸暗下來了。

女人把兩張信片寫完的時候，孩子忽然叫道：

“媽，撒尿！”這客車上是沒有廁所的。

“一會兒也憋不住了麼？”母親很為難地問。孩子緊皺着眉頭點了一點頭。

女人想把孩子抱起來，向周圍掃了一眼，卻沒有想出什麼辦法。

“再憋一會兒吧。”母親不斷地哄着他，孩子搖晃着身體，說是要尿出來了。

火車不久到了雀之宮，去問乘務員，說這裡停車的時間很短，請等到下一站吧。下一站是宇都宮，有八分鐘的停車時間。

到宇都宮以前的時間，母親被孩子逼得毫無辦法。這時候，睡着的嬰兒也醒了。母親一邊給嬰兒餵奶，一邊不斷地說：

“馬上就到了。”我覺得這個母親會被她的丈夫逼死的，即使從丈夫手里留下一條命，也有一天一定會被這孩子折磨死。

過了一會兒，火車嘟嘟的叫了一聲，沿着月台，進了車站。車子還沒有停下：

“快呀，快呀！”孩子便癱着身體，按着小肚直嚷。

“好，走吧。”母親把嬰兒放在座位上，湊過臉去說：“好好兒耽着呀。”又對我說：“對不起，請您照顧一下。”

“可以，”我很爽快地回答了。

火車停下，我馬上把門打開，孩子下去了。

“君呀，好好兒耽着呀！”正要从這兒離開，嬰兒從後面伸出手來，像火燙了似地哭了起來。

“真沒有辦法。”母親躊躇了一下，從包袱里拿出一條細小孩

用的狹狹的博多帶，絡在嬰兒的兩腋下，就想背上去了，却从袖底里拿出棉布的手帕來，圍在自己的后領上，赶快將帶子細好，背上嬰兒，走上月台去。我也跟着走了下去，說：

“那么，我在这里下車了。”女人吃驚地說：

“啊，您要下車么？……”随后便行了一个礼說：

“麻煩您啦，謝謝。”

在人堆里一起走着的时候，女人說：

“很对不起，請您把这明信片……”她想从怀里拿出明信片來，可是博多帶交叉地捆在胸前，很不容易掏出來，女人停住脚步。

“媽，你怎么啦！”孩子回过头來，責备似地說。

“等一等……”女人縮着下頰，使勁想把胸前解开，因为使勁，耳根都紅了。我瞅見她后領上的手帕，当背起嬰孩的时候，已經夾在一边的肩头上去了，我沒有作声，想帮她拉一拉正，我的手便碰上了她的肩头，女人吃驚地抬起臉來。

“手帕歪了。”我这样說着，臉上有点紅了。

“对不起，”女人靜靜地站着，等我替她拉好手帕，一直到我的兩手离开她的肩头，女人又再一次說：“对不起。”

我們在月台上，連姓名也沒通一个，就这样分开了。

我拿着明信片走到車站門口，那兒挂着一只邮政信箱。我想把这明信片翻過來看一看，覺得看一看也沒有什麼关系。

我迟疑了一下，走到信箱跟前，將信面朝上，一張一張投了進去，投進之后，又想再拿出來看一看。只是在投進去的时候，偶然瞅見兩張信片都是寄到东京的，受信人的名字，一个是女人的，一个是男子的。

1908年2月

## 老 人

他在五十四歲上死了妻子，那正是秋天，大兒子進工科大学，大女兒養了第三個女孩的時候。他好像一剎間老了五六歲；任憑是一個精悍的事業家，也顯出了一點衰老的影子。——至少在別人看來是這樣。

過了四個月，他娶了一個曾經在貴族家當過十幾年女傭的女人做後妻，年紀比他大女兒小一歲，是一個每天早晨忘不了擦粉的女人。

得了年輕的妻子，他把前妻死后衰老了的年齡又恢復過來了，甚至好像還更年輕了一些。他帶着妻去看戲，去看拳鬥，又到山上的溫泉里去避暑；那些事有十來年沒玩了；但也不過繼續了半年，不久，他又回復了精悍的事業家風度。

他的行業是掘井的大包工，缺乏水利的地方，經他精明的考察和豐富的經驗開掘出來的井泉，真不知有多少。因為他所發見了的礦泉，而使庸碌的荒村變成名勝地的，也不止几處。

自從回復了精悍的事業家之後，他又忙着奔走各地去了。開頭妻對這很不快。當時大兒子是寄寓在附近的公寓里，只有一個在高等商業學校里走讀的第二個兒子，侷促的同着跟自己差不多年歲的新母親住在一起。

約过了二年，他受任一家石油公司的顧問，有很大的收入，只需不时往北方去走走，別的地方就不大去跑了。

可是在第五年上，他辞了公司的职务，原因是为了那公司里的青年技师不尊重他的意見，而經理先生好像也特別信任學問比他新的技师。这个技师是比他大兒子后二年出工科大学的，要去信任那种人的意見，在他是無論如何办不到的。

这时候，他六十五歲了。

后妻沒有孩子，他們把大兒子的女孩領來养育着，他帶着做祖父的心，对这孫女兒非常慈愛。

自从隱退以后，他就專心于从來所喜欢的建造事業。七年間，在一塊不滿六百平方米的屋基地上，盖了拆掉出賣，拆了又盖起來出賣，一共翻了三次；他也全不顧惜每次所受的損失。

这次，他定了个一年計劃，又建盖新房子，他自己說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房子还没有盖好，妻死了。妻的病是从貧血而起的肺結核，病狀断定以后，就把孫女兒还給大兒子。現在他完全过独身生活了。年紀是六十九歲。

——从此以后，他常常去逛妓院。

妓院的人和藝妓們，只要錢化得多，一样的跟他親熱。只是有些时候，他自己感到有些不愉快。晚上回家时，年輕的藝妓送他到电車站，并着肩在街上走，对面碰見年輕的行人，就斜着眼睛望他。在这样的时候，这些年輕人心中所想的事立刻就反映在他的心头，同时他又不能不想到在并走着的年輕女子，也一定感到同样的反映。这种感觉虽不像青年人那么的强烈，可是任憑怎样淡薄，却也很够使他的心境上罩上一層黯淡的感觉；于是还不到車站口，他就硬叫藝妓先回去。藝妓虽然不住地說：再送一段，再送一段，可是和一个老头子一起走到許多人在等車的紅灯下，

对青年的女子会多么地痛苦，他是完全明白的。

不久，他又在鬧市中一条橫巷子里，盖了一所小巧精致的名古屋式的房子。房子盖好以后，他給一个跟自己最好的年輕藝妓贖了身，娶做姨太太。而且預先約定，滿三年就分手，把这所房子送給她。

当他二十來歲的时候，有一个熟悉的妓女，有两个有錢的客人，一个是轄有金礦的四五六歲的中年；一个是一家商店的退隱的老板，已經有七十二歲了；兩個都想娶她，这妓女以前曾經嫁过一次人，吃了不小的虧，这一次就不肯再蹈复轍，她拒絕了。过了不久，女的忽然厭倦了目前的生活，决心从良，那时候，她就揀了那个七十二歲的老人。

特地揀了年老的前途短促的人，在社会上是很普通的，并不觉得女的是怀着不良的心意；但当事情宣布的时候，他听到了觉得很是黯然。他对于那位余生有限的老人，感到衷心的憐憫。

而現在，只經過了四十多年，自己也已处在那老人所处过的地位了——这么想时，回顧那四十多年，也觉得真是很快的一刹那。

当时他对于这事，很責备了那个女子，但是現在的他，却已不能对等待老人之死的青年女子的心有所責备了。不过想着叫入等自己的死期，畢竟是不愉快的，因此他跟姨太太約了三年的期限。到第三年自己就是七十二歲，正是从前那个老人娶妓女的年齡。

姨太太跟他最大的一个孙女兒同年，是一个兩腮胖胖、眼睛恍惚、身体丰滿的女子。

在吐放着新木香的房子里，四周圍着新購办的家具，他也曾忽然地回復到二三十歲时的心情。但这只是在开头的时候。不久，三年过去了，他已經七十二歲；要跟女的分手，实在是說不出的难受。

那女人虽然有情人，但是要照原來的約定和老人分手，总觉



得不大忍心，而且离开这位熟悉一切世故人情的老人，在自己也似乎是太冒险；因此就自动提出，愿意再留一年。老人自然是很喜欢地接受了。

隔着一个火钵，老人和女子对坐着，看着女的手背上有满的柔软的手，就觉得自己那双皮包骨的干枯的手，再也不敢伸出来了。他伤心自己已没有气力拥抱女人的手臂；更伤心的是自己的心，却不肯跟别的老人一样地衰老。

过了一年，女的养了一个男孩，他虽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儿子，可是没有发作的勇气……甚至也不能怨恨女人。而女的又要求再留一年，听了这要求，老人的眼里流出泪来。

第二年，老人希望死了；女的肚子里又怀了情人的第二个孩子。这情人他是看见过的，是一个讨人欢喜的活泼青年，他对于这孙子一般的青年也不曾发生嫉妒的心情；但是希望在这孩子未出世以前，自己能够死去。

这期间又过了一年，孩子下地了，老人却没有死。这一次，却由他提出再留一年，女的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这一年快要完结的秋天，他着了凉在床上躺倒了，是流行性的感冒，病势严重起来了。女的搬到他的老家，跟他的子孙们一起，很尽心地服侍他。约摸过了一星期，他就如愿以偿地，在女人和子孙们的围绕中，以七十五岁的高龄，静静地长眠了。

按照他的遗嘱，除了那所房子以外，女的又得了不少的遗产，作为两个孩子的抚养费。

四个月以后，从前那个老人坐过的坐垫上，已公然地坐着孩子们的父亲。背后的壁龛上，挂着一张装在玻璃框子里的四开大的老人的和服端坐的全身照。

1911年